冰城的春

□阿　成

四月和五月之间，姗姗来迟的春风才越过万里长城，来到了哈尔滨这座冰天雪地的城市。说到春日阳光的神奇，大抵只有黑龙江人才能体验得到的罢。在春天的阳光下面，你会发现那些堆积在街道两旁和广场上厚厚的柔柔的雪，似乎是被这从天而降的亿万把无形的春阳之剑刺成了一簇簇银色且锋利的“冰笋”之林。漫步在街上，那冰雪消融的湿润气息，那甘甜湿润的风浸入你的肺中，在莫大的陶醉与感动中，倏忽之间你会有一种小困惑，呵，这一束束冰戟似的银笋并非纯粹是春阳的杰作，它们也是在春风的陪伴下共同完成的啊。

是的，有时候你感觉不到春过来了，甚至感觉不到春风吹拂的伏起与律动。然而，你却分明感到她就环绕在你的周围，并且遍布整个天地之间，真真地嗅到她凉爽的气息已将整座的城市笼罩了。我记得宋代的王观在一首词中写到：“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同样的，倘若此时你来到了黑龙江，莅临哈尔滨城，恰好赶上这样的清朗碧阔的时节，那真是一个天大的造化，莫大的幸运。所以，劝君千万不要匆匆地离开，一定要在春风吹拂的街道上走一走。

的确。在这样的时节，顶好是一个人出门，一个人静静地、款款地走，放下灵魂上所有的辎重，全部的生活琐碎，用全身心去体会那轻拂的春风，无声的阳光，和湿润的冻土融化的律动。或许此时你还穿着冬装，身着厚厚的棉衣，戴着棉帽子，可是，当你走在街上，你就会下意识地解开棉衣上的扣子，摘下帽子，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将整个春天拥抱在自己的怀里。呵，那种沉醉，那种滋润，那种畅快，那种舒心，真真是难以言表。斯情斯景，你或许还记得深秋的秋风将城市里所有树的叶子摧残殆尽的样子吗？树上的叶子全部凋零了，只剩下硬硬的黑色的枝干，放眼看去，俨然无数把冰冷的铁戟。其实，从那个时候起你就开始期盼春天了。

现在，你正走在春风里。沐浴在春的阳光下，你就是神啊！此时你会发现，那些曾似铁硬的树冠悄然地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灰雾”，朦朦胧胧，延伸到城市的尽头。这薄薄的灰绿色的“纱”，在春风的吹拂下轻轻地，柔软地拂动着。若是你走近它们，你会发现这柔软的枝条上已经萌生出一排排褐色的小芽苞，密密匝匝，有序的排列着。啊，春天终于来了。

设若说你是外乡人，运气又好，赶上了哈尔滨城的第一场春雨，你一定要放下手头上所有的人间俗事到街上去，擎一把玄色的或者透明的伞，一边体验这第一场春雨赋予你那种独有的梦幻感，一边倾听春雨敲击在伞面上所发出的音乐般的奇妙之声。斯境斯情，你就是神呵。这“像雾，像雨，又像风”的春雨，悄然地洇蕴在无涯的天地之间。正是这细碎的、湛凉的、絮语一般的春雨，润滋着树技上叶的芽苞，催发着地上青草的嫩芽儿，轻柔地融入到你的心田，你也成了春天的雨，春天的风，春天的嫩芽儿了。

春雨之下，这转瞬之间弥漫了全城的嫩嫩的新绿，予人的感觉不单是神奇，而是充满生机、充满活力的神圣了。它鲜活地展示着新生命的开始，人世间所有的，新的目标和新的梦想，就是在这样的新绿中编织而成。无论对那些熬过严冬的人们来说，还是对那些大病初愈的朋友们，抑或从情感的困境中刚刚走出来的兄弟姐妹，这春风春雨下的新绿，可谓是天地造化，无私奉献给你的一剂神奇的良药，让你有脱胎换骨的大痛快、大解放。是啊，普天之下，只有经历过严冬酷寒之后的城市里的人们，才能享受到如此悲天悯人的天泽。

如若你来到了江边，那冰封的江面，在严冬时节也有一两米厚厚的冰层，曾经奔腾东去的大江似乎被凝固成了冰石般的路，即便是十几吨的载重卡车也可以从江面上奔驰而过。然而，此时此境，冰封的大江在春风春雨的吹拂和滋润下面，渐渐地改变了颜色，不再像玉，不再像水晶般晶莹剔透了，而是变成了深浅不一的灰色，已经在春风的吹拂下，在曾是冰封的江面上泛起来一朵又一朵“桃花水”了。

远处传来了沉闷的，让人振奋，让人激动的春雷声。春雨在雷声的陪伴下也渐渐地大了起来，冰封的江面上骤然间发出了脆脆的迸裂的声响，像野马的嘶鸣，亦如无数片大玉的破碎，轰然一声，冰封的江面完全碎了，形成了没有尽头的冰的田，随后，冰田开始运动起来，相衔而行，叠加而出，咔咔，咔咔，彼伏此起，这瞬间崩裂成的亿万块冰排缓慢地向东流去，大大小小，簇簇拥拥，像野马似的，像浮云似的，向战场上的战士们，像浩浩荡荡迁徙的吉普赛艺人，簇拥着向东流去，构成了奇伟壮观的画卷。我曾经在一篇长篇小说里这样写道：“素冬一过，阳气一拱，拼了命的春风撞开三月门，就在这条江面上大呼大号，大呻大吟，浑浑沌沌，反反复复，蹂躏多日……雪也软了，冰也酥了，清亮亮的桃花水一放，水面上漂枯叶子了，冰排儿就要下来了，江风水腥腥的，背后的晚照，圆得止壮。”虽说这样的文字似乎过于强悍，然而这的确是开江的真实写照。

是啊，每年的春天我定要从远道赶回来，就是要观赏这壮丽的风景。思考，浮想，或者什么也不想，站在江岸上呆呆地看着，似乎自己的灵魂都被这浮走的冰排带走了。有时候思索是一种幸福，然而，什么也不想，更是一种沉醉，一种享受。

是啊，冬去春来兮，岁月流失。亲人走了，朋友走了，父辈们也早早地走了，然而只有这大自然界，这载冰流去的大江始终与你不离不弃，伴随着你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春天的日子。它，才是你永恒的朋友，终生的伴侣呵。

◎食话

濯田红糖作坊

□董茂慧

福建汀江又名鄞江，有宋诗“鄞江一丈水，清可照人心”，天下水皆东，惟汀独南。盈盈秀水穿龙门奇石而出，沿古城汀州东去与濯田河相遇。 濯田，武夷山脉东麓盆地一块，纵横几十华里，地势平坦，田地肥沃。两河奔腾给沿岸带来了丰富营养和勃勃生机，浩浩河水将土壤冲刷渐渐沉积为“沙壤土”，山高林密，20余度的昼夜温差，这是甘蔗种植的天然乐园。

初冬第一场霜降后，浅浅的白霜铺撒在山间林地，秀长挺立的甘蔗林应景地挂上果霜，濯田古镇便热闹了起来。高密的甘蔗地里，蔗农们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成排的甘蔗运往红糖作坊。丰腴的白云隐约着青蓝色的痕迹在空中滑动，麻雀喧闹着扎堆跃入云霄，远远地在碧空里撒成斑斑点点，被惊起的野兔一溜烟窜得没了影子，来不及散去的尘雾拖出长长的轨迹，地里飘来幽淡的泥土芬芳。古老的红糖作坊在一垛垛如山的甘蔗堆里，热热闹闹地开始了新一季的甜蜜劳作。

天开始冷了，孩子们穿着厚厚的冬衣奔跑在村头巷尾，狗跟在孩子的身后追得鸡群四处奔逃，公鸡站在甘蔗堆成的小山旁直着脖子唱。健硕的牛儿套上巨大的石碾，牛蹄深深地踩入泥土，石碾“吱吱呀呀”，一圈又一圈缓缓地转起来，去根去叶后的小把小把甘蔗卷入灰白的石头，翠青的汁液在甘蔗清脆的碎裂声里渗出，汇成小股“哗哗”作响流入过滤池。凝结在甘蔗表面的白霜是不能清洗的，熬糖师傅会根据白霜多少来判断甘蔗成长是否壮实。老人们总说甘蔗表面的白霜是天地造化、雨露灵气的精华，只有养分充足的植株，白霜才会挂得多、挂得均匀。把白霜熬到红糖中去，是红糖对人体滋养的点睛之笔，更是蔗农对自然最深刻的解读和诠释。

作坊地面上铺着连环大锅灶，每四口大锅以“田”字为形组合，从灶头贯穿到灶尾连成长排，有五六组锅就可以称为“大作坊”了，可供两三户人家同时熬糖。三四组锅的作坊最为常见，亦有仅供自家和邻居熬糖的一两组锅的“小作坊”。蔗农们会根据各家甘蔗的生长情况安排好顺序，轮到谁家收割熬糖，村民和亲友们上门帮忙。榨干的蔗渣混在粗壮的柴火里被点燃，熊熊的火焰吐出灼热的气浪，拍打着乌黑的灶门，浅绿色的氤氲烟雾升腾在作坊的青瓦楞间，烟雾推着烟雾，一会儿移动散开，一会儿停滞凝聚，渐渐地整个小村被涌动的轻纱薄绡笼着。这是濯田古镇一年中最繁忙和热闹的时光，连街巷里的招呼声仿佛都被红糖腌制过，轻清柔美，这个闽西大地上的“鱼米之乡”恍惚间就有了烟迷水曲、低吟浅唱的江南风韵。

熬糖，是男人们的活儿，健硕的濯田汉子挥舞着长柄大勺将沸腾的蔗水从第一口锅连续不断地快速舀到下一口锅，再舀往第三、第四口锅，这道不能间断的重体力工序叫“赶水”：将煮沸的蔗汁通过不停地舀动，均衡温度，加速蒸发，把水分“赶”走。“赶水”的汉子们刚刚被汗水湿透的后背，很快又在柴火炽热的气浪里烤干，这活既要极好的体力和耐力，更需要娴熟的技术、丰富的经验，所以熬糖师傅挑选徒弟是极严格的。从同族亲友子弟中细细选来的年轻人，要从司炉开始学习，与烈焰熬制中的蔗水一起在热浪灼烤中慢慢磨炼与升华，能熟练和准确判断火候大小，方可跟着师傅学习“赶水”“打沙”等其他工序。熬糖师傅蹲守在锅旁，一边利索地把熬糖过程中浮出的杂质清除出来，一边观察蔗水沸腾时颜色、深度的细微变化。

蔗水赶到最后一口锅时，颜色从最初的青翠变成浓稠的赤褐，随着水分的不断减少，糖的浓度逐渐变高，从大火冒小水泡慢慢变成小火冒大水泡。熬糖师傅凭借着大勺在锅里搅拌时的手感进行判断，时不时俯身打起蔗水用舌头尝试，叮嘱司炉的师傅添减柴火，确保蔗水变成糖浆的过程不会焦糊在锅底，这是蔗农们一年的辛劳和期盼，也是乡民们来年有无糖吃的保证。没有量筒量杯，不需测评仪器，所有的技术掌握只在熬糖师傅的手口之间。水“赶”完，蔗水熬成了糊状的糖浆，将浓稠的糖浆倒进大木桶中，用木棍飞速搅拌，糖浆转出深深的漩涡，粗糙的表面随着木棍的节奏慢慢变得细腻，宛如百年的时光岁月都被搅融到糖浆中去，柔柔地渗出浅浅的油面，冬日暖阳照着如金沙般亮泽，又如丝绸般顺滑。剩余的水分在搅拌中得到充分挥发，这是“打沙”，依然是力气和耐力的考验。

“打沙”时妇孺顽童们最开心，从甘蔗堆里随手抽出的甘蔗折断，伸到木桶里一搅拿到太阳底下晒晒，便是上好的甜品“糖蜡烛”。给熬糖师傅打下手的女人们抽空啃几口“糖蜡烛”，和熬糖师傅聊上几句收成或闲话，嘻嘻哈哈的玩笑声响在老作坊间。孩子们抓着“糖蜡烛”，满村子追逐游戏开去。软糯的糖浆包裹着甜脆的甘蔗，一口咬去“甜上加甜”，把“糖蜡烛”啃完，小脸蛋就被红糖抹成了京剧大花脸的模样。红糖的甜醇伴着嫩嫩脆脆的童声成长，烙进他们的记忆。打完沙后木桶内的糖浆上下温度均匀，快冷却时盛入模具中。垫着土纸的模具晾在阳光下，静静地吮吸着古镇的风吹和顺，凝结出一块块“红心黄道”红糖，轻触如同细腻沙粒。一块用岁月熬煮出来的濯田红糖油亮润泽，金色小糖花细密均匀地盛开在红糖内部，远观是赤红的一块，切开却是朵朵金黄的糖花，层次分明似红似黄，凝结如石却轻掰即碎。红糖入口细腻无渣，如含金玉，甘醇鲜甜的气息带着清新的蔗香迅速占领所有的味蕾，唇齿间缓缓散逸的湿润质朴，久而不散。

红糖，最早记载于汉朝杨孚所著的《异物志》。“甘蔗，长丈余颇似竹，斩而食之既甘，榨取汁如饴饧，侯谓奇珍异宝，可入药也，名之曰糖”，可食用可入药。至唐朝，太宗令人往印度“遣使取熬糖法”。.熬红糖技术得到改良与完善，并迅速在各地普及，一直延续至20世纪中叶，才被工业化白糖慢慢取代。濯田红糖始于明初，日升月落物换星移，作坊里的柴火燃了又熄，熄了又燃，年复一年未曾间断，铁锅里熬煮的红糖带着客家人特有的历史和文化气韵，甜蜜地回报着在这块土地上世代劳作的人们。濯田，这个被岁月更迭遗留在时光缝隙的小镇，隐匿于山野林中，一辈辈熬糖人在作坊冉冉升起的青烟里，反反复复演绎祖先们的生活、生产方式。

甘爽龙舟水

□姚　船（加拿大）

周六晚上，大儿子一家照例来我们这里。门铃叮当，打开门，只见小孙子两手拿着一张图画，迎面向我展示，稚气的大眼睛溢满笑意。

他用英文大声说，爷爷，你看！进到屋里，我仔细欣赏他的得意之作。这是用彩笔绘制的，画面有几只褐色的长条木船，上面似乎都坐满一排人，脸是一个个黑色象征性圆圈，身体也只几笔，船弦边有一排红色的斜着向后的粗线，插在蓝色波纹的水面上。我一时不解其意。

内子打趣道，爷爷名字叫船，你是画爷爷吧。小孙子一本正经说，不，这是龙船。哦，我明白了，他是画心目中的龙舟。难怪他上次来还问我什么时候又有龙舟比赛。

多伦多华人团体举办的国际龙舟大赛，每年一度在中央岛举行，参赛队伍来自本市各行各业、不同族裔，还有加拿大各地以及美国和其他国家与地区的队伍，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由于规模不断扩大，影响深远，备受群众欢迎，成为多伦多夏季一项盛事。

几年前，我们全家大小曾准备去观看龙舟比赛，但前往中央岛的渡轮码头人山人海，排队等了很久仍未上船，孙子年纪小不耐烦哭得满睑通红，只好放弃，改在附近公园游玩。去年夏天雨量特大，中央岛低洼地方水浸不退，结果龙舟赛延期并改在市区国家展览馆湖边举行，让我们得以驱车前往，观赏精彩赛事。

那天， 蓝天清澈，湖水碧绿。龙舟在湖中竞逐，像离弦之箭甩出条条白带，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水面上有节奏的吆喝声和岸上的欢呼声，久久在天地间回荡。小孙子头戴白色棒球帽，带一副遮阳眼镜，和着周围的声浪呼喊，兴奋得手舞足蹈。

龙舟的印象留在他幼小心灵中。我向他讲述龙舟在炎黄大地上的起源，他好奇地问，为什么中国的龙舟会到加拿大来？我说，赛龙舟象征中华民族艰苦奋斗、力争上游的大无畏精神。移居海外的华人不忘根脉，在异国他乡，努力把优秀的中华文化传统发扬光大。他似懂非懂，只是说，我长大了也要划龙舟。又一个劲地问，爷爷，你划过龙舟吗？

没有，但也很向往。我有一个姑姑住在乡下，有一年我去探望她，听她讲的赛龙舟很吸引人。

她说，龙舟竞赛十分神圣。龙船造好摆在祠堂里。比赛当天早晨，烧香、燃鞭炮拜过神，再由二十几个强壮后生仔抬在肩上，一路小跑冲到比赛的大池塘，一步也不能停。前面有人敲锣吆喝，谁也不能阻挡。如果夺标，就要挑选乡里的年轻女子，穿花载绿巡游、谢神，足足庆祝一整天。而且村里的人会争着盛比赛时溅到船中的水喝，说这是龙舟水，能消灾去难，保佑平安。

我有点疑惑，这水……你喝过吗，什么味道？姑姑很是骄傲，当然喝过，甘甘爽爽的，凉喉暖心，会带给你幸运。

我记住了当年赛龙舟的日子。那天遂约了几位要好的老同学一同前往。姑姑带我们到达龙舟比赛地点。竞逐已开始，大池塘边上密密麻麻挤满了人，好在姑姑人缘好，把我们一个个塞进去。眼前一片雨雾，咚、咚、咚的鼓点声似战鼓雷鸣，龙舟上赤着上身的健儿和着鼓点节奏，双手奋力向后甩，挥动着桨，齐刷刷像一排机械臂，迅猛而准确地插进水中。水花四溅，像浪里白条，游龙飞跃……我一下子被那紧张刺激的场面震慑住，忘记了身上的湿冷。从此，那齐心协力、勇往直前的情景长久留在我脑海中……

30多年前移居加拿大。在这片异国陌生的土地上，那时不要说赛龙舟，连华人也不多。想不到今天，随着华人移民不断增加，中华文化影响日大，在多伦多举办的国际龙舟大赛已和春节一样，吸引各族裔不同肤色的人共同参与庆祝，一齐享受中国风带来的欢乐，连小朋友也不例外。

我对小孙子说，等夏天中央岛龙舟节开锣，一定带他去看。儿子突然插话道，我在电视中看过，中国很多地方举办的龙舟比赛，比这里更好看呢。小孙子一听，急着说，我们到中国看！

我感到一阵宽慰。也许，龙舟水真的很灵验，它让飘落海外的炎黄子孙，不管是第二代、第三代，都不会忘记那片巨龙腾飞的大地。